



我在秩序化的生活里有序地生活，年岁既长，我越发感到这种秩序化的生活伤害着我，伤害导致的强力及弹性，已不停地提醒我：你要漫游，不信拉倒！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徐则臣 著

# 夜火车

文坛新秀，华语文学最具潜力新人徐则臣继『北京系列』后推出『出走系列』

其作品『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

著名作家曹文轩、毕飞宇，著名批评家李敬泽、谢有顺联袂推荐

幽默、荒诞、真实——现代知识分子心电图  
嘲讽呆板生活模式，再现人际关系复杂无奈  
直触人心深处出走欲望



# 夜 火 车

◎ 徐则臣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火车 / 徐则臣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4  
(花城原创丛书)  
ISBN 978-7-5360-5621-3

I. 夜…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7023 号

责任编辑: 黎 萍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大宽视觉  
丛书标志: 苏家杰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25 1 插页  
字 数 23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花城原创”出版缘起

几年前，网络媒体盛行不久，有一位作家便说：“……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了。”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

几年过去，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中国已经有2亿网民，4.5亿手机用户，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手机短信流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影像铺天盖地。有人质疑，小说往何处去？作为语言的艺术，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

剧变之际，我们推出这套“花城原创”丛书，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我们相信，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需要艺术的滋养。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随着汉语逐渐走强，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

“花城原创”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第一，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第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有人文情怀，有理想主义倾向；第三，作品具备原创精神，鼓励艺术创新，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

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

希望“花城原创”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撷取动人的浪花，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在这里，我们打开一扇门，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各尽所能：是星星，就应尽力地，闪烁；是花朵，就应尽情地，吐艳。

## 前言：悲观、出走和理想主义

很多年以前，我觉得我是悲观的。不是为赋新辞强要说愁，不是玩酷，而是几乎与生俱来的、骨子里头的悲和凉。那种莫名其妙的、不由人的心往下沉，太阳要落了你不高兴，太阳要升了你还不高兴。在别人的高兴之中和高兴之后，我看到的大多也是空，是无意义和不可能。后来意识到这感觉虽真诚，但依然可笑，我才见过几个高兴？我又进入过多少个高兴？想要走出这种“悲壮的不高兴”之前，有一种强烈的冲动突如其来地贯穿了我，就是出走。我同样不清楚这连绵不绝的冲动从哪里来。十八岁时写过一个小东西叫《出走》，二十岁左右写《走在路上》，二十三岁写《沿铁路向前走》，然后是《跑步穿过中关村》、《长途》和现在的这个长篇《夜火车》。这仅仅是能够从题目里看见“出走”的小说，还有躲在题目后面的更多的“出走”。有评论者问我，为什么你的人物总在出走？我说可能是我想出走。事实上我在各种学校里一直待到二十七岁，没有意外，没有旁逸斜出，大概就因为长期规规矩矩地憋着，我才让人物一个个代我焦虑，替我跑。这两年我突然喜欢把“理想主义”这个词挂在嘴上，几乎认为它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质。我知道既为“理想”，就意味着实现不了，但于我现在来说，我看重的是那个一条道走到黑、一根筋、不见黄河不死心、对理想敬业的过程，我希望人人有所信、有所执，然后真诚执着地往想去的地方跑。如此说似乎与悲观相悖，一点都不，这“理想主义”是凉的，是压低了声音降下了重心的出走，是悲壮的一去不回头，是无望之望，是向死而生。现在，它们都在《夜火车》里。

徐则臣  
2009年2月

前言：悲观、出走和理想主义 徐则臣 1

天花板上的拖鞋 1

这次谈话很重要 3

文苑居 6

火车，火车 9

金小异 14

水门桥杀人事件 17

他们叫我老陈 21

要努力活得比底层还低 23

金黄的凡高 26

火车开往黑夜 30

纪实与虚构 34

一切都要重新摆放 38

秦可 43

同志哥，媳妇妹 46

太阳血红血红 50

托付 56

开水、可乐和老巴布咖啡 59

衣钵 63

家庭聚会 66

让两个大拇指碰头 70

野火车和草帽舞 74

看火车 79

夜火车 82

疯子是被逼出来的 85

一声叹息 90

我的身体空空荡荡 95

花街 97

凡高长出左耳是为割掉 104

有多远滚多远 109

棉花庄（一） 113

棉花庄（二） 117

头戴一枝枯萎的花 120

两证 124

许如竹死了 128

《火车简史》 133

对门 135

爱情是个乌托邦 138

生孩子的男人 142

那时候的事，不好说 146

天太热，睡不着 150

人就怕空 153

沈镜白说：玉环飞燕皆尘土 157

乘夜火车逃亡 164



## 1. 天花板上的拖鞋

房间里是黑的，陈木年睁开眼看天花板。他等着一双拖鞋走过来，在天花板的背面，鞋子里是六楼上金老师的两只脚。陈木年从没见过金老师，但他熟悉他的拖鞋，很多个夜晚他都看见那双拖鞋在他头顶上走，拖拖拉拉，噼噼啪啪，或者是跺脚和掉在地板上。最初，他根据拖鞋与地板摩擦的声音，来判断它们走到了天花板的哪个角落；后来，他推测这双拖鞋的质地、材料和形状；半年之后，陈木年认为金老师的拖鞋是塑料的，硬底，四十码，中跟，跟形方，中空。市场上最便宜的那种。然后陈木年就在黑暗里看见了它们，底朝他，在他的天花板的背面起起落落。一过晚上十一点，它们就开始像伟人一样焦虑和愤怒，在陈木年的睡眠之上运动不止，直到他在后半夜的某个时刻疲惫不堪地睡着。

现在，他等着一双新的拖鞋走过来。在他的想象里，这双拖鞋和地板的关系是和谐的，它们经过地面如同松鼠的尾巴温柔地扫过。当然会有声音，但对陈木年的睡眠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可以用来催眠，像清风拂过花朵和树叶，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旋律。他对此有信心。

可是天花板一声不吭，像不存在一样安静。陈木年只好想象自己的脚，光溜溜地经过天花板。若干时间以前，他曾希望楼上的金老师也能光脚走路，向猫学习，那样他就可以夜夜安眠。当然是不可能的。他看着自己的脚走在黑暗的天花板上，脚印明亮，发出淡淡的银光，一个擦着一个，直到无数的脚印把天花板踩白，金老师的拖鞋还没开始出场。陈木年扭动僵硬的脖子，看见月光从窗户外进来，升到了天花板上。隔壁室友的鼾声响起来。

也许金老师不在家。陈木年的眼睛发涩，忐忑地闭上眼，今夜不用数绵羊了。

像突然做了个噩梦，他看见了一双拖鞋经过天花板，然后经过脑门和眼皮，接着听见了声音，吧嗒吧嗒。塑料的，硬底，四十码，中跟，跟形方，中空。陈木年睁开眼，发现自己并没有睡着。金老师脚上的伟人开始焦虑了。陈木年仔细听，没错，还是它们。他睁着眼躺了一会儿，没开灯就起来，开门爬到了六楼。他敲门的声音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半天门才开。陈木年看见传说中的金老师瘦小的身子堵在门口，右手开门，左手一把画笔，嘴里还叼着一支。他只听说金老师是搞美术的，油画，学校里的不少人都认为他是天才，将来说不定可以成为大师。陈木年早就做好了接受艺术家形象的准备，但金大师还是让他的想象力感到吃力。头发比他在电视里看过的所有画家都乱，又长，卷曲，像一度流行过的女人的爆炸式发型，一张三十多岁的小脸坚硬地藏头发丛里。只在下巴上允许长胡子，照着绍兴师爷的造型修剪过的。身上是一件肥大的牛仔背带裤，胸前那块涂满了缤纷的颜料，看起来像一幅印象派大师的传世之作。金老师本人则像一个油漆匠，如果戴一顶白帽子，也可以直接去饭店里掌勺。他的背带裤太像一件围裙了。

“你是谁？”金老师把嘴里的画笔抽出来。

“五楼的。”

金老师伸头看了一下楼梯，说：“哦。有事？”声音怪怪的，听不出是哪个地方的普通话。

陈木年看了一眼他的拖鞋，果然是塑料的，像那一款。“抬起你的拖鞋。”

金老师懵懂地跷起鞋子。相对于他的个头，脚倒挺争气的。硬底。中跟。跟形方。中空。陈木年说：“四十码？”

“四十码。”金老师说，把画笔从左手换到右手，把一块红颜色揉到了鼻子底下，胡子也成了红的。“你就来问这个？”

“棉拖鞋呢？怎么不穿？”

金老师说噢，弯腰从屋里拎出了一双棉拖鞋，“你的？”拖鞋上附的纸条还在，上面写着：“送给你。今晚就可以穿。”金老师说：“我要棉拖鞋干什么？”

陈木年很失望：“不要你为什么拿进去？”

金老师不耐烦了：“不拿进屋早就湿透了。”他指指楼道的顶，还有一大片水渍没干。这栋破楼，下雨就漏水。“拿回去，我要工作了。”他把拖鞋塞给陈木年，关上了防盗门。关第二道门时，他又伸出头，说，“跟你说，我从来不穿棉拖鞋。不舒服。”陈木年想让他夜里动静小点，金老师的第二道门已经关上了。

已经是后半夜，陈木年拿着棉拖鞋回到自己的房间。上午买完拖鞋，他还自作聪明地请修鞋师傅给鞋底加了一层人造的皮毛。另外两个房间的呼噜声都在往高音上爬，他气得把棉拖鞋砸到他们门上，一扇门上一只。没有中断，呼

噜声继续往上爬。

他知道明早即使起得来，也是神思恍惚，干脆把闹铃销了。睡到几点算几点。而下午沈镜白老师特地嘱咐他，明天的问话要认真对待，他也和总务处打个招呼，先留下来再说。陈木年坐在床上点着烟，在黑暗里抽。第二根刚抽上两口，感到胃有点疼，就打开窗户把烟头扔了出去。凉风灌进来，从他张着的嘴里进去，闭嘴，咽下，陈木年有种通体清凉透明的感觉。躺下去的时候说：“去你妈的！”

六楼上的拖鞋在天花板背面转圈子。吧嗒。吧嗒。吧嗒吧嗒。

## 2. 这次谈话很重要

第二天早上，魏鸣老婆的干呕声把陈木年弄醒了。差三分钟上午九点。总务处通知八点开始谈话。陈木年快速地穿衣服，魏鸣老婆还在呕，除了声音什么都没有吐出来。又得去医院打掉了。这个可怜的中学体育老师，一副好身板就用来应付这事了。据魏鸣自己说，吃药解决的不算，这两年医院就去过三次。魏鸣说的时候很得意。几年来他一直为自己军训时的全脱靶耿耿于怀，他和陈木年大学同班，射击比赛的成绩差得不能看，子弹总是找不到靶子。现在好了，陈木年穿鞋子时想，枪枪十环了。

因为女体育老师占着水池鞠躬尽瘁，陈木年刷牙洗脸只好免了，含了一口隔夜的凉茶一边漱一边下楼。自行车钥匙忘了拿，就一路小跑到了总务处处长室。副处长张万福的脸色很不好看，下面的几个科长的脸也跟着越拉越长。

“几点了？”张处长点着左手腕，点了几下才发现没戴表。“架子可真不小，我们六个人等你！”副处长的脸硬得发旧，像昨天的脸。这次中层干部调整，没爬上处长的位子，他连笑都不会了，见谁都板着脸。

陈木年知道他们也刚到，杯子里的茶叶还没泡开。

张处长说：“这次谈话很重要，关系到你能否继续在我处工作的问题。”

陈木年说：“嗯。”

“照实说，杀没杀？”

还是老问题。同样的问题陈木年回答了二十次也不止。他开始心烦。

“没杀。”

“你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张处长说，“这么跟你说吧，要是别人，随便换哪个，即使他是学院的正式工，我也早让他滚蛋了。我们是大学，要每个人都干净。懂了？”

“懂了。”

科长甲说：“那好，实话实说，杀没杀？”

“没杀。”

科长乙说：“真的没杀？”

“没杀。”

科长丙说：“没杀你当初为什么说杀了？”

“说着玩的。”

科长丁说：“这事也能说着玩？再想想。”

“警察早就替我想过了。”

“这么说，”张处长点上一根烟，提醒在一边走神的秘书小孙认真记录。  
“你没杀人？”

“没杀。”

“再好好回忆一下。你看，那天夜里，你走过水门桥，想抽根烟，就——”  
张处长做了一个掐人的手势。

陈木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过来气，全身的血极速往头上跑，脸涨得要炸开，呕吐的感觉也上来了。“我，出去一下。”他站起来对审问的人说，没等他们回答，拉开门跑向洗手间。他顾不得洗手间里还有别人，趴在盥洗池上大声地呕吐。像魏鸣的老婆一样，他只呕出一串咕噜咕噜的声音，感觉却像五脏六腑都从嘴里出来了。

呕了一会儿，小孙进来，拍着他的后背问怎么回事，要不要去医院。

陈木年摇摇头。

“没事。领导也知道你没杀人，就是问问，走走形式。”

走走形式？他们似乎非要问出个杀人的结果来才罢休。陈木年又干呕了一声，把鼻涕眼泪都弄出来了。他抬起头，看见镜子里那张狼藉的脸。而他的同事小孙，脸比镜子还干净。四年前他们同时来到总务处，住一套房子，现在小孙是副科，单位里的什么好事都轮上一份，两居室房子也到手了，他还是临时工，一年要接受三到四次不定期的审查盘问。

“放松一点，吐完了再进去。领导可能还有指示。”小孙拍拍他肩膀，出了洗手间。

陈木年两手撑着盥洗池，继续看镜子里自己的脸。它怎么就脏成这样呢。然后看见牙龈流血了，开始漱口，越漱越多，永远也漱不尽似的。后来干脆不漱了，闭着嘴，有什么东西都咽下去。他洗了脸，直接回了宿舍。

魏鸣的老婆还在呕，看样子一个上午都得在水池边呆下去。女体育老师叫钟小铃，是魏鸣的女朋友，但大家都习惯叫她“魏鸣的老婆”，魏鸣也“我老婆，我老婆”地叫。钟小铃本人也没什么意见，就老婆下去了。她的单位离学院不远，分到手的是集体宿舍，两人一间。人多就是麻烦，魏鸣说，和她亲个嘴都得睁着一只眼，就让她搬到这边住了。魏鸣也是集体宿舍，好歹是一人一间，关上门就等于把全世界人都拒之门外了，干什么都可以放心地闭上眼。

“下班了？”钟小铃腾出嘴来问陈木年。

“下了。”陈木年说，心想，岗都快要下了。但他懒得说太多，开门进了自己房间。刚点上一根烟躺下，钟小铃敲门，隔着门说：“魏鸣刚才打来电话，说晚上你们有个老同学过来，叫你一块去吃饭。”声音有气无力，漫无止头的干呕把她累坏了。

“谁啊？”

“他没说清楚，好像是一根筋。”

陈木年嗯了一声，他不知道一根筋是谁。大学的同学留在这个小城市的很有几个，大大小小的几乎在各个像点样子的部门都插了一腿。在这所大学里，准确地说是学院，只有他和魏鸣。魏鸣研究生毕业留校，现在教理科生的大学语文，还兼中文系的团总支书记。他，陈木年，从毕业的那一年起，就在后勤这一块做临时工，一直到现在还是临时工。他觉得除了沈镜白和他父亲之外，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做一辈子临时工，包括他自己，一个月八百块钱，只要他不打算从这所鬼学校里滚蛋。现在，他盯着架子上的一大堆书抽烟，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要滚蛋。应该会的。他把领导像尿布一样晾在那里，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的。陈木年对着一本《楚辞集注》吐了口烟雾，用烟头往书里面烫。

烟头以每秒钟两页的速度穿过纸张，陈木年心中充满了新鲜的喜悦，有点像负重行军结束了，每脱掉一件东西就感到一点轻松，整个人又一寸一寸地活过来，回来了。烟头穿行过的地方，一个黑的圆圈，中间是空的。那根烟烧

完，《楚辞集注》上多了一个洞，就像在墙上钻了个孔。他翻动书页，无数个孔合成一个孔，一根烟就做到了。陈木年生出了巨大的成就感，比他当时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它吃透还要大的成就感。一本几百页的书呢。几百页呢？他去找页码，发现页码沉落在那个洞里，变成了灰烬。他把这本失去数量的书拿起来，通过那个洞看另外一本《白氏长庆集》，电话铃响了。然后钟小铃在外面喊他。

小孙打电话找他。

“你怎么回事？领导很不高兴！”小孙说，“算了，他们还是决定让你留下了。下午继续上班吧。”就挂了。

陈木年抓着电话站在那里，看钟小铃奇怪地瞅着他，才想起来要挂电话。刚放下又响了。是沈镜白老师。

“木年吗？”沈老师说。“张处长刚给我电话，说你态度不太好啊。现在怎么样了？”

“还行。”

“不是还行的问题。要做好学问，得有个良好的心态，寂寞，功名，屈辱，算得了什么？让你看的书都看完了吗？嗯，好。应该这样。过两天把读书笔记交给我，想法和发现也告诉我。临时工有什么？韩信还要忍着胯下之辱。我当年整天割草喂牛，不也过来了？能苦过我们？留在学校，就是图一个学习和看书的好环境。外语别丢。再忍忍，只要证书到了，就考。念好了书，做好了学问，谁还管你的过去？”

“他们还是揪着那事。”

“你说没杀不就是了。”

“我说了，他们还问。”

“现在呢？”

“刚打来电话，同意我留下了。”

“那就没事了。”

### 3. 文苑居

说好了傍晚老同学聚聚。见面之前，陈木年去了超市，拣合适体面的凉拖

又买了一双，然后去修鞋的师傅那儿加了一层人造皮毛。准备晚上回去，给金老师再送过去。无论如何得说清楚，再折腾下去，要死人的。

聚会在校门口不远的“文苑居”，一家不错的小饭馆，从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儿吃。饭馆在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大二的一个傍晚，陈木年的一个同学做完家教回来，骑自行车经过这条路，车把擦了一个小流氓的女朋友的胳膊，小流氓就伙同其他几个刚喝完酒的狐朋狗友，一顿痛打，把那同学活活打死了。速度之快，见义勇为的人还没来得及上去拉一把，同学就死了。陈木年记得同学像只大虾弯腰缩在一起，他闻讯赶到时，气都没了。地点就在“文苑居”门前。当时，陈木年正在楼上和几个老乡喝酒。后来他一坐进“文苑居”，就想起那个同学，如果当时能够及时见到他，他会请他上来喝一杯，那样一杯酒就可以救他一条命，现在可能也会坐在一起。可是，为什么当时他没有看见呢？一杯酒，一条人命，陈木年觉得这两者之间完全有可能存在一种让人绝望的对等关系。

他们已经到了。魏鸣，另一个是“三条腿”。

陈木年说：“钟小铃给你改了名，叫‘一根筋’。”

他们俩都笑。魏鸣说：“她耳朵岔线了，这三条腿怎么也跟一根筋搭不上关系啊。”

三条腿说：“以后不能再叫了，都是有老婆的人了，说出去还以为我的那个东西大呢。”

陈木年说：“是，不能再说。要是那东西大也就认了，是不是？”

一起笑起来，三条腿骂陈木年不地道。三条腿的名字是陈木年最先说出来的。大一时三条腿走路总是踉踉跄跄，到哪都要靠着个东西才能站稳当，陈木年就笑他，得三条腿才牢靠。就叫开了。

魏鸣说：“总务处那边谈妥了？”

陈木年笑笑：“这年头，就剩下点让别人难堪的乐趣了。”

三条腿说：“兄弟，忍忍就过去了。”他已经听魏鸣说过了。

“不说这个，”陈木年说，给三条腿倒上酒。“说说你吧，工作，生活，还有，爱情又进展到哪个部位了？”

“操，就那样，哪件事干得都不死不活的。那小丫头，保守得像块石头，我现在的活动范围还在锁骨以上。”

“知足吧兄弟，”魏鸣说，“单位跟台榨油机似的，这才几年，就你脑满肠肥的。”

三条腿在交警大队工作，整天腿跷着在办公室里吹牛打牌，没钱花了，就找两个人到路口去拦车，没照的，违章驾驶的，骑反道的，抓到了就罚，然后找个饭店喝酒。没钱了再到路口守着。有一次他开玩笑说，他们单位有个老油子，拎个马扎坐在路口，见来了一个就说，嗯，啤酒来了，再看见一个，又说，酸菜鱼来了，见了第三个，王八来了。一桌的酒菜说齐了，就捏着罚单去饭店了。

“是啊，看你那肚子，吊架子育肥法养出的猪都赶不上。”

“别对我有敌视情绪，”三条腿说，“知道兄弟们日子不好过，这不过来买单了嘛。今天我请。”

陈木年说：“魏鸣也行，手里还攥着几千块钱学生活动经费，早晚都是吃掉。”

这倒提醒了魏鸣，他说：“你们谁有买书的发票？吃了几顿，得补个账。”

三条腿说：“操，这事找木年。就他买书。”

“他妈的，”陈木年说，“这日子没法过了，越没钱越买那些烂书。得革命！”

三条腿说：“你可别，沈老头还指望你继承他的衣钵呢。”

“屁！指望我？谁会指望一个本科都没毕业的人。”

“别生在福中不知福。”魏鸣说，“沈老头要是对我这么好，别说干几年临时工，就是做一辈子他妈的清洁工，我也认。知遇之恩哪。”

陈木年不想和他们争辩。为这事他和很多人都争过。说到底不是能否回报知遇之恩的问题，而是怎样解决眼下备受压抑的问题。他相信，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像他一样，惴惴不安地呆在一个临时工的位置上，每年还要等待隔三差五的无聊审问，早卷铺盖走人了。他没杀人，已经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说过无数遍了，警察都不再问了，他们还锲而不舍地一次次审。到底想审出什么？每次审问，都说没问题了就可以补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多少次问都审完了，两个证还是遥遥无期。陈木年在每一次谈话和审问前，都对能够证明自己学历身份的证件怀有希望，拿到证件他就可以考沈镜白的研究生了，但每次结束之后，他都觉得这辈子都没希望看见属于他的证了。就像那个推石头的西绪



福斯，他每次努力把它推上去，然后发现又滚下来了。推上去就是为了滚下来，这就是他的现状。

他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缠，就主动挑起其他话头，但聊着聊着又回来了，还是他。陈木年知道他们都关心自己，但他不喜欢这样的关心。魏鸣和三条腿不管，一个劲儿地劝他，像沈镜白那样语重心长。他们说，都忍了三四年了，不能功败垂成，想想，被沈老头看上容易么。

他们继续说，开始推而广之讨论偶然因素对人生的重要性。

三条腿说：“操，人哪，就那么几步，走不好一辈子都得跟着擦屁股。当时幸亏没去中学当老师，要不，早他妈累死几百回了。”

魏鸣说：“没错。人一辈子做不成一件大对事，没问题，千万别做错，一次都不行。老陈，咱们自家兄弟，我可不是说酒话，你看，就一次，就要了你的命。可得长记性。”

他们说得相当不错。但陈木年不喜欢听。的确，他们俩都沾了没犯错误的光。三条腿走对了门，工作上别人干啥他干啥，坚决不去瞎胡搞，所以领导喜欢，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魏鸣也是，毕业留校不是因为他有多出色，而是因为他没犯过错误。谁能不出个意外？魏鸣就不出，小意外也不出，挑不出毛病，就留了。无过就是功。倒是陈木年，来了那么一下，就一下，逮个正着，死翘翘了。

## 4. 火车，火车

本来陈木年是保送研究生的，可以直接做沈镜白教授的学生。他成绩不错，尤其专业，学问已经很有点样子，文章写得也漂亮，沈镜白十分欣赏。在沈镜白找他谈话之前，陈木年一直想念的专业其实是比较文学，觉得东拉西扯地搞文学才有意思。保送名额下来之后，他已经有戏了，下午在图书馆里借书，碰到沈镜白教授也在找书。沈老师问他在找什么书，他说外国小说。

“想保送哪个专业？”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外语怎么样？”

“还行。”